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話本 – 剪燈新話 第五卷 附錄

秋香亭記

至正間，有商生者，隨父宦游姑蘇，僑居烏鵲橋，其鄰則弘農楊氏第也。楊氏乃延祐大詩人浦城公之裔。浦城娶於商，其孫女名采采，與生中表兄妹也。浦城已歿，商氏尚存。生少年，氣稟清淑，性質溫粹，與采采俱在童卯。商氏，即生之祖姑也。每讀書之暇，與采采共戲於庭，為商氏所鍾愛，嘗撫生指采采謂曰：「汝宜益加進修，吾孫女誓不適他族，當令事汝，以續二姓之親，永以為好也。」女父母樂聞此言，即欲歸之，而生嚴親以生年幼，恐其怠於學業，請俟他日。生、女因商氏之言，倍相憐愛。

數歲，遇中秋月夕，家人會飲沾醉，遂同游於生宅秋香亭上，有二桂樹，垂蔭婆娑，花方盛開，月色團圓，香氣濃馥，生、女私於其下語心焉。是後，女年稍長，不復過宅，每歲節伏臘，僅以兄妹禮見於中堂而已。閨閣深邃，莫能致其情。後一歲，亭前桂花始開，女以折花為名，以碧瑤箋書絕句二首，令侍婢秀香持以授生，囑生繼和，詩曰：

秋香亭上桂花芳，幾度風吹到繡房。
自恨人生不如樹，朝朝腸斷屋西牆！
秋香亭上桂花舒，用意慇懃種兩株。
願得他年如此樹，錦裁步障護明珠。
生得之，驚喜，遂口佔二首，書以奉答，付婢持去。詩曰：

深盟密約兩情勞，猶有餘香在舊袍。
記得去年攜手處，秋香亭上月輪高。
高栽翠柳隔芳園，牢織金籠貯彩鴛。
忽有書來傳好語，秋香亭上鵲聲喧。

生始慕其色而已，不知其才之若是也，既見二詩，大喜欲狂。但翹首企足，以待結褵之期，不計其他也。女後以多情致疾，恐生不知其眷戀之情，乃以吳綾帕題絕句於上，令婢持以贈生。詩曰：

羅帕薰香病裏頭，眼波嬌溜滿眶秋。
風流不與愁相約，才到風流便有愁。

生感歎再三，未及酬和。適高郵張氏兵起，三吳擾亂，生父挈家南歸臨安，展轉會稽、四明以避亂；女家亦北徙金陵。音耗不通者□載。

吳元年，國朝混一，道路始通。時生父已歿，獨奉母居錢塘故址，遣舊使老蒼頭往金陵物色之，則女以甲辰年適太原王氏，有子矣。蒼頭回報，生雖悵然絕望，然終欲一致款曲於女，以導達其情，遂市剪綵花二盞，紫綿脂百餅，遣蒼頭繼往遺之。恨其負約，不復致書，但以蒼頭己意，托交親之故，求一見以覘其情。

王氏亦金陵巨室，開彩帛鋪於市，適女垂簾獨立，見蒼頭趨於門，遽呼之曰：「得非商兄家舊人耶？」即命之入，詢問動靜，顏色慘怛。蒼頭以二物進，女怪其無書，具述生意以告。女吁嗟抑塞，不能致辭，以酒饌待之。約其明日再來敘話。蒼頭如命而往。女剪烏絲襪，修簡遺生曰：

伏承來使，具述前因。天不成全，事多間阻。蓋自前朝失政，列郡受兵，大傷小亡，弱肉強食，薦遭禍亂，□載於此。偶獲生存，一身非故，東西奔竄，左右逃遁；祖母辭堂，先君捐館；避終風之狂暴，慮行露之沾濡。欲終守前盟，則鱗鴻永絕；欲徑行小諒，則溝瀆莫知。不幸委身從人，延命度日。顧伶俜之弱質，值屯蹇之衰年，往往對景關情，逢時起恨。雖應酬之際，勉為笑歡；而岑寂之中，不勝傷感。追思舊事，如在昨朝。華翰銘心，佳音屬耳。半衾未暖，幽夢難通，一枕才欹，驚魂又散。視容光之減舊，知憔悴之因郎；恨後會之無由，歎今生之虛度！豈意高明不棄，撫念過深，加沛澤以滂施，回餘光以返照，采葑菲之下體，記蘿薦之微蹤；復致耀首之華，膏唇之飾，衰容頓改，厚惠何施！雖荷恩私，愈增慚愧！而況邇來形銷體削，食減心煩，知來日之無多，念此身之如寄。兄若見之，亦當賤惡而棄去，尚何矜恤之有焉！倘恩情未盡，當結伉儷於來生，續婚姻於後世耳！臨楮嗚咽，悲不能禁。複製五□六字，上瀆清覽，苟或察其辭而恕其意，使篋扇懷恩，緋袍戀德，則雖死之日，猶生之年也。詩云：

好姻緣是惡姻緣，只怨干戈不怨天。
兩世玉簫猶再合，何時金鏡得重圓？
綵鸞舞後腸空斷，青雀飛來信不傳。
安得神靈如倩女？芳魂容易到君邊！
生得書，雖無復致望，猶和其韻以自遣云：

秋香亭上舊姻緣，長記中秋半夜天。
鴛枕沁紅妝淚濕，鳳衫凝碧睡花圓。
斷弦無復鸞膠續，舊盒空勞蝶使傳。
惟有當時端正月，清光能照兩人邊。

並其書藏巾笥中，每一覽之，輒寢食俱廢者累日，蓋終不能忘情焉耳。生之友山陽瞿佑備知其詳，既以理論之，複製《滿庭芳》一闋，以著其事。詞曰：

月老難憑，星期易阻，御溝紅葉堪燒。辛勤種玉，擬弄鳳凰簫。可惜國香無主，零落盡露蕊煙條。尋春晚，綠陰青子，鶻鳩已無聊。藍橋雖不遠，世無磨勒，誰盜紅綃？恨歡蹤永隔，離恨難消！回首秋香亭上，雙桂老，落葉飄飄。相思債，還他未了，腸斷可憐宵！

仍記其始末，以附於古今傳奇之後，使多情者覽之，則章台柳折，佳人之恨無窮；仗義者聞之，則茅山藥成，俠士之心有在。又安知其終如此而已也！

寄梅記

朱端朝，字廷之，宋南渡後，肄業上庠，與妓女馬瓊瓊者善，久之，情愛稠密。端朝文華富瞻，瓊瓊識其非白屋久居之人，遂傾心焉，凡百資用，皆悉力給之。屢以終身為托。端朝雖口從，而心不之許，蓋以其妻性嚴，非薄倖也。

值秋試，端朝獲捷，瓊瓊喜而勞之。端朝乃益淬勵，省業春闈，揭報果復中優等。及對策，失之太激，遂置下甲。初注授南昌尉。瓊瓊力致懇曰：「妾風塵卑賤，荷君不棄。今幸榮登仕版，行將雲泥隔絕，無復奉承枕席。妾之一身，終淪溺矣！誠可憐憫！欲望君與謀脫籍，永執箕帚。雖君內政謹嚴，妾當委曲遵奉，無敢唐突。萬一脫此業緣，受賜於君，實非淺淺。且妾之箱篋稍充，若與力圖，去籍猶不甚難。」

端朝曰：「去籍之謀固易，但恐不能使家人無妒。吾計之亦久矣。盛意既濃，沮之則近無情，從之則虞有辱，奈何！然既出汝心，當徐為調護，使其柔順，庶得相安，否則計無所措也。」

一夕，端朝因問，謂其妻曰：「我久居學舍，雖近得一官，家貧，急於干祿，豈待數年之闕？且所得官，實出妓子馬瓊瓊之賜。今彼欲傾箱篋，求托於我。彼亦小心，能迎合人意，誠能脫彼於風塵，亦仁人之恩也。」

其妻曰：「君意既決，亦復何辭。」

端朝喜謂瓊瓊曰：「初畏不從，吾試叩之，乃忻然相許。」

端朝於是宛轉求脫，而瓊瓊花籍亦得除去，遂運橐與端朝俱歸。既至，妻妾怡然。

端朝得瓊瓊之所攜，家遂稍豐。因辟一區，為二閣，以東、西名，東閣以居其妻，令瓊瓊處於西閣。闕期既滿，迂吏前至。端朝以路遠俸薄，不欲攜累，乃單騎赴任。將行，置酒相別，因囑曰：「凡有家信，二閣合書一緘，吾覆亦如之。」

端朝既至南昌，半載方得家人消息，而止東閣一書。端朝亦不介意。既裁覆，西閣亦不及見，索之，頗遭忌嫉，乃密遣一僕，厚給裹足，授以書，囑之曰：「勿令孺人知之。」書至，端朝發閱，無一字。乃所畫梅雪扇面而已。反覆觀玩，後寫一《減字木蘭花》詞云：

雪梅妒色，雪把梅花相抑勒。梅性溫柔，雪壓梅花怎起頭？芳心欲破，全仗東君來作主。傳語東君，早與梅花作主人。

端朝自是坐臥不安，日夜思欲休官。蓋以僥倖一官，皆瓊瓊之力，不忘本也。尋竟托疾棄歸。既至家，妻妾出迎，怪其未及盡考，忽作歸計，叩之不答。既而設酒，會二閣而言曰：「我羈縻千里，所望家人和順，使我少安。昨見西閣所寄梅扇詞，讀之使人不遑寢食，吾安得不歸哉！」東閣乃曰：「君今已仕，試與判此孰是。」端朝曰：「此非口舌可盡，可取紙筆書之。」遂作《浣溪沙》一闕云：

梅正開時雪正狂，兩般幽韻孰優長？且宜持酒細端詳。

梅比雪花輸一白，雪如梅蕊少些香，無公非是不思量。

自後二閣歡會如初，而端朝亦不復仕矣。